

■ 名家茶座

避寒潮，搬得屋内，她便伫立在我的案头。其名“玉树临风”，植于手掌模样大小的椭圆形紫砂浅盆内。本是一株寻常植物，时有我加工痕迹，当然与风雨合谋，也深得岁月滋养。

至今已有三十余载，在丝绒般的一片绿苔上，她枝干疏朗、沧桑遒劲、精壮饱满，出落至此，也算是自己的一份成就。

遥想当年，我亲手摘得一小段枝干栽入土内，而后茂盛无比，生绿绿乱簇簇一蓬。一日我忽来灵感，将之杆下的叶囊一律摘去，有意放着参差，等着其光秃秃的顶端，慢慢生出绿芽。不久又将顶部也截去，为的是让泥土下的根专心供养“树干”。不几年后，果然。有

朋友一眼上来，便说：“好一派椰林风光哟！”心里遂春风拂面。

每当凝神注视之际，便往事如潮。

她和我一起经历了这三十多年中的风霜雨雪和三十多年中的阳光春风。每当成功或者失望，每当沮丧或者烦恼，在举棋不定或者无可奈何之际，她如果“当值”，便常常是我凝视的对象。“当值”是指在我惆怅不已或者得意忘形之时，她正好被我从阳台外搬至书房里我视线可以扫及的一角。在我家的众多植物中，她是年岁最长的一位，也是我岁月的见证与陪伴。

我的很多秘密、很多应对、很多苦衷、很多欣慰，包括很多的不堪、很多的高

尚，她都知道。

我和她仿佛可以互通，她能进入我，我也能进入她；我们都有密码，外人无法知晓。

和这株植物的感情，语言无法抵达。她简直就是一部关于我的活档案，但她只顾收纳，守口如瓶。以至比瓶更甚，即使将其碾碎，也只要一摊将我全部消化完后的水渍。外人休得她万千了知之一。

要正儿八经写点什么时，往往要热身。上面的碎文，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热身时的“汗水”。我一边看着她，一边用手指在键盘上稀里哗啦。界面上不断出现了我心里掠过的句子。

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看她今天蓬蓬勃勃在我案头的灯光下起着劲，给她上面这些字，权作互动。

■并非闲话

仗义执言

□王兆贵

朋友圈里传来一段视频，画面展示是一位法学教授走进了法律系大一的课堂，给大一的法律系新生们上第一堂课。

开讲前，他指着第二排穿蓝衣服的学生，问她叫什么名字？那位同学笑着回答后，教授却冷冰冰地说，请你离开我的课堂，并强调说，我永远也不想你在我的课堂里出现！那位同学不解，就问为什么？教授声言不想说第二遍，谢谢你。那位同学无奈地离开课堂后，教授提问：为什么会有法律的存在，法律是拿来干什

么的？有同学回答，维护社会秩序；有同学回答，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有同学回答，让人们可依赖政府；有同学回答，公平正义。教授说，谢谢你。请告诉我，刚才我是不是对你们那位同学很不公。说实话，我对她非常不公平，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提出抗议？尝试着来阻止这样的不公平现象呢？从你们刚才的态度看，即使上了几千小时的课，依然不明白仗义执言，除非你们心里真的有

公义。这样的态度不仅不利于你们自己，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你们会认为这真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也不是我的事。我想对大家说，如果你不站起来维护公义，总有一

天你也会经受到不公平不正义，而且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你发声。真理和正义关乎每一个人，我们必须为之而抗争。无论在生意上在运动场甚至在地铁上，仅希望别人来帮助我维护正义并不足够，维护他人的公义人人有责，尤其是在别人无助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挺身而出。我想在这里教会你们，每个人都发出声音是多么有力量；我想要你们知道，批判性思维会赋予你们力量；从现在开始，去站出来维护正义，哪怕所有人都反对你。

这段视频不仅对学法律的学生有意义，对普通人也有意义。这位教授的忠告，让我想起了列宁和平奖得主马丁·尼莫拉的一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也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但我是新教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篇碑文所告诫人们的同那位法学教授说的的是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沉默都是金，该当你仗义执言时，你却明哲保身而缄口，到头来就没有人来为你主持公道了。

■八面来风

父亲的工作证

父亲 94 岁那年终因疾病缠身驾鹤西游。

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五斗橱里有一只油漆剥落的铁皮饼干盒子。这只饼干盒子我们不陌生啊。记得我们少不更事的时候，这只饼干盒子可是由我母亲掌管的。父母每月领的工资，赖以养家糊口的购粮本、粮票油票等票证统统放在这只饼干盒里，母亲把它藏在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

后来，母亲去世了，这只铁皮盒子则由父亲保管。当然，今非昔比，生活已是旧貌换新颜，计划供应的票证成了时代变迁的“历史文物”。至于父亲究竟又往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我们不得而知。我小心翼翼地启开锈迹斑斑、留存父母气息的饼干盒子，除了一些父亲几十年来缴纳党费的收据，还有一张父亲的工作证。

这张白底泛黄，证号为618，发证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纸质工作证，距今已有五十多年。父亲工作的厂子号称“四大金刚”，当时是规模巨大的万人大厂。工作证上贴着父亲的黑白照片。那时的

父亲人到中年，帅气刚毅。印象中，父亲特别珍视这张工作证，更珍惜工作证上那个证号，这也是他的工号！他自豪地告诉我们，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所以厂里在编证号的时候把他们编的很靠前。

有一次，父亲下班回家换衣服，把上衣口袋里的工作证放在台子上，我很好奇那张让父亲特别在乎的小卡片，便拿过工作证仔细端详，满是羡慕。父亲把我唤到跟前，慈爱地说道，儿子，好好读书，长大了接爸爸的班，做一名炼钢工人，当然你也会拥有这张小卡片……

在我眼里，父亲最帅气的举动就是进厂子时向门卫出示工作证的瞬间。有一次，厂里向家属开放澡堂洗澡，父亲带我去，走到厂门口，只见父亲从工作服的左上衣口袋掏出工作证往门卫眼前晃了晃，此刻，我感觉父亲挥手之间是如此的潇洒和自豪！那时，我们上学都佩戴校徽，父亲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对得起那枚校徽，绝对不能给校徽抹黑，就像爸爸一样，做工作，必须对得起厂子里发给你的工作证！



沙漠

张建华 摄

□ 陆萍

☐ 沈栖

■灯下漫笔

闲话“鄙视”

大凡正常人，都会随心理变化而产生某种情绪。美国著名心理学和人类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认为，厌恶和愤怒两者组合便形成了鄙视。客观地说，作为人的一种正常情绪，鄙视是用于表达强烈的厌恶与轻蔑。

早在 25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已经在《修辞学》中对“愤怒”情绪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有所阐述。他指出：“一个人的愤怒之所以会对他人有所影响，其根本原因不是愤怒本身，而是愤怒后面的那种能被他人认同的‘正义感’，即对某种不公平的不满和抵制，鄙视随之而生。”继 1956 年南非政府以叛国罪起诉曼德拉而宣布其无罪，1964 年，政府再次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公诉人毅然撂下不干了，他在法庭上竟然跑过去跟曼德拉热情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再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是他曾一度在制度中随波逐流，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底线的东西：公平和正义。

鄙视是一种道德上的负面评价，往往是对那些道德缺陷或人格缺失者欺诈伪善、无信无义的极端轻蔑，这种道德反感有时不需要言辞的讥讽，嗤之以鼻、乜斜而视甚或不屑一顾，拂袖而去。民国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高鲁，是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奠基人，他曾担任高级官职30多年，但一生清白（1947年病逝，遗物中就有一方印章：清白）。1915年8月，袁世凯恢复帝制丑剧紧锣密鼓，“筹安会”一说客登门，称：“最近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帝星”。高鲁不以为然：“对不起，我不知道什么叫‘帝星’。”“这是吉兆，你应该顺应天象，上书劝袁公正位。”“这样的天象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我不知道这和吉兆有什么关系。”高鲁的鄙视之情溢于言表。袁世凯称帝后，令中央观象台赶印来年有“洪宪”年号的历书，并要求在历书卷首印上“洪宪帝像”。高鲁坚持卷首不印“帝像”，历书印出来了也以各种借口迟迟不发。1916年3月，取消帝制，这批压在仓库里的历书全部烧毁。高鲁鄙视袁世凯倒行逆施赢得了清誉！

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明代王阳明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心学”理论，他有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任何具有清德和操守者不止是鄙视“山中贼”，更为鄙视“心中贼”诸如名利权色。我国著名作家孙犁晚年反思，着力点也是放在“破心中贼”的清算上：“我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能够长寿，并不像人们常常说的，是因为喝粥、旷达、乐观、好纵情大笑等等，而是因为这场‘大革命’，迫使我在无数事实面前，摒弃了只信人性善的偏颇，兼信了性恶论，采取了鲁迅式的、极其鄙视的态度的结果。”很显然，鄙视“心中贼”进而破之，乃是自我升华的要义。